

秋在四野

□高邮 姚正安

深秋一日清晨,我在小区内散步,不时停下脚步,闻团团簇簇的桂香,看含苞待放的菊蕾,还有随风飘落的金黄的银杏叶,感受到深秋的气息。

正走着,身后传来招呼声,“哎,老姚,早啊”。回头看,邻居老李快步向我走来,“刚才,看你走走停停,眼睛就到树枝上,看什么呢?”

我用手指了指,说:“你看看,那菊花,多漂亮啊,你再闻闻那桂花,多香啊。”

“噢,原来是这样,菊花桂花,不过是秋天的一枝一瓣。”老李似乎有点不屑,“你真的想看秋天,跟我走。”老李自退休以后,买了辆二手轿车,经常到野外钓鱼,带着妻子四处游玩,用他的话说,“要趁体力尚好,找回失去的青春,弥补逝去的欠缺”。

吃了早饭,坐上老李的车下乡。出城,老李避开国道省道,行走在乡间道路上。乡村道路已非昔时可比,宽阔平坦,干净整洁。路两边,和城里一样栽植着各种花草树木。特别是眼前的境界为之开阔,像一幅巨大的画卷徐徐展开。即将开镰的稻子,金黄的,平铺着,有朦胧的绿色点缀,让我内心着急得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、一个合适的句子赞叹。

老李可能猜到了我的心思,鬼

鬼地问:“怎么样,眼前的秋天与我们小区里的秋天比一比,如何?”我只是笑笑,没有回答,我知道,他这是陷阱。老李将车在一座庄台前停下。这个庄台是沿路边一字排开的,路北是住家,路南是各家的小菜地。老李介绍着这个庄台所属的镇村,一边用夸奖的语气说:“现在农民也很讲究了,你看,哪家门前没有花池花坛,哪家屋后没有树木?”

我们走近了,花池里的菊花和一些不知名的花儿已经绽放,银杏果挂满枝头,微风中掺杂着幽幽花香,不远处,几棵金桂上的黄花离枝飘落,我捡起一朵,嗅了嗅,其香味与小区的桂花无异。

转眼路南,其丰饶,目不暇给。一架架扁豆豇豆刀豆,色彩斑斓;一条条丝瓜,硕大无比;一个个状如蒲团的南瓜,实在诱人。再往前,两位老妇正在小菜地里忙碌。一个在挖山芋,一个在扒芋头。那红红的山芋一个超过一斤,色泽橙黑像小孩的头。两位老妇见我们看得出神,说:“你们拿两个走吧。”

两位老妇不由分说,捧上几个山芋芋头给我们。看着两位老妇,我仿佛看到了我的母亲、我的姐妹,她们都是农民,她们也一样的质朴善良,她们也会毫不吝啬地与别人分享她们的劳动成果。我们要

付钱,她们怎么也不肯收。

老李又将我带到一个鱼塘边。一位老汉正在收拾蟹笼和蟹索,“秋风起,蟹足痒”,重阳过后正是螃蟹销售旺季,也是螃蟹膏厚黄满的时候。我递给老汉一支烟,老汉放下手中的活计,与我们聊起来。

老汉六十岁光景,个儿高,身体棒,几根白眉,尽显沧桑和善良。老汉很健谈,主动介绍养殖方面的情况。家里养了百多亩水产,有鱼虾有螃蟹,一般年份净赚三二十万是不成问题的。鱼塘周边种植瓜果蔬菜,养鸡养鸭,打去日常开销稳稳当当的。闲时就是他老伴以及儿子儿媳打点,忙时请零工。孙子大学毕业在上海工作,自己管自己。老汉兴奋而忧虑地告诉我们:“现在,全家人的目标就是赚钱为孙子在上海买房子,上海的房子不值钱了。”

时近中午,我们向老汉买了些草鸡蛋回城。

老李又一次问我:“在城里,在小区,能看到这样的秋天吗,这才是真正的秋天。”

我生长在农村,这个道理我懂的,如果不是气温提示,不是小区或者城区路边、公园内各种花儿和果儿的暗示,在城里,在小区,在办公室,哪知道秋天是个什么模样。

真正的秋天在农村,在四野。

也说“微醺”

□四川乐山 陈亮

“微醺”,是一种喝酒的状态,也是一种做人的底色。

我有时颇为任性,不是有钱,却是执拗倔强,有三朋好友相约相聚,必定喝得歪歪倒倒、踉踉跄跄。陶渊明《五柳先生传》:“造饮辄尽,期在必醉。”看来五柳先生,也是没有达到“微醺”的境界,反倒给了我一个需要避开的反面教材。如果说五柳先生是醉酒的典范,那么有更多的古人,都曾经提到“微醺”这个词。

《宋史·邵雍传》:“旦则焚香燕坐,晡时酌酒三四瓯,微醺即止,常不及醉也。”明施耐庵《水浒传》第四十二回《宋公明遇九天玄女还道村受三卷天书》:“共饮过三杯仙酒,三枚仙枣,宋江便觉有些微醺;又怕酒后,醉失体面。”清·方文《梅朗三招同刘长倩龚孟章集天逸阁》诗:“置酒此高阁,羣花发幽丛,微醺立池上,仰视天宇空。”

“醺”,醉也,顾名思义,微醺,稍有醉意。微醺的典范当属大文豪鲁迅,《三闲集·怎么写》:“寂静浓到如酒,令人微醺!”

微醺的哲学,当然不只是喝酒,还是一种生活态度。读书读到“漫卷天外云卷云舒”,旅行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,或像张岱湖心亭看雪,乘兴而去,尽兴而归。锻炼到出微汗,身上元气复苏,正本清

源,似打通了任督二脉。

最美的风景,不在千里之外,却在你极目远眺、登高望远之时;残荷虽然凋敝,却有着斑驳和残缺的美。蒋捷有词《虞美人·听雨》,词人从“听雨”这一独特视角出发,通过时空的跳跃,依次推出了三幅“听雨”的画面,而将一生的悲欢歌哭渗透,融汇其中。微醺而恰到好处的哲学,通过“听雨”,将三个阶段演绎得淋漓尽致,人生何尝不是如此!

微醺,保持了一种距离,也维持了一种归属感。我们经常说,距离产生美,那么,微醺,恰好符合了这一生活状态。引申开来,任何事都有巅峰时刻,也会有低落、彷徨失措的时候。在成就或失败面前宠辱不惊,才能在低谷的时候看到冉冉升起的太阳和希望。微醺,此时是轻描淡写抑或集腋成裘,在经历挫折后保持正能量,看山还是山,看水还是水。

现代社会倡导“极简主义”,极简不是一无所有,而是另一种明智的拥有。极简生活,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智慧。因为你不可能拥有全部,只能选择最重要的。极简,是让我们学会加减法。减去不必要的,增加最在意的。极简,是人生的加法。微醺,其实与极简主义在生活态度上殊途同归。

山芋粥

□扬州 陆金美

在小区修自行车的老王,从乡下带了一三轮车的红皮山芋,放在修车的摊位旁售卖。车上的山芋在冬日的阳光里散发着暖暖的光泽。

一会儿,老王的三轮车旁就站满了前来买山芋的顾客。老王边称山芋边讲,这山芋是妻子在老家种的,红皮山芋好吃,适合冬天煮粥养胃。老王还现场传授他煮山芋粥的经验。那形象的描述仿佛他给每人端上了一碗热腾腾、软糯、金黄又香甜的山芋粥。他连带派送,很快一车的山芋就被卖完了。我买了十几斤,表皮没有一点破损,光滑的红皮山芋装在透明的塑料袋子里,很是养眼。

我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了,但对山芋是有感情的。小时候,每到初夏,老家人都会在十边地、高坑地打上土垄,把山芋苗栽插在土垄

上,浇足了水,过不了几天它们就冒出了新芽。无需施肥、喷洒农药。很快娇嫩的山芋藤铺在土垄上使劲地往前长,转眼间把土垄挤得水泄不通了。我喜欢站在地里,看看努力生长的山芋藤和椭圆形的山芋叶。看着这长长肥美的山芋藤,心里甜甜的。

一条山芋藤根就会在地下结出一串山芋。渐渐,山芋藤的根部在土垄里结山芋了,刚结的山芋既小又嫩,大人们是舍不得刨的。到了霜降山芋成熟了,大人们才拿着铁叉,挑着箩筐下地刨山芋。拉开土垄上泛黄的山芋藤,土垄上的脊梁裸露在眼前,轮廓分明,这是山芋成熟后鼓起的部分。一铁叉刨下,泥土松动,连根带泥的山芋翻滚出来,一叉刨出好几个,有大有

小,惹人喜爱。

刨回来的山芋,老家人变着花样吃,生着吃、煮着吃、蒸着吃、烧菜吃,不管哪种做法都好吃。不过,我们最喜欢的还是甜甜的山芋粥。而只有立冬后挖的山芋,它淀粉足,糖分高,才能煮山芋粥。山芋粥最好的搭配是大米和糯米。煮粥时,先把山芋削皮切成小块,放到锅里煮,待锅里水烧开后,然后加入适量的大米或糯米。铁锅土灶,风箱柴火,山芋和米在锅里不停地翻滚,发出噗噗声响。揭开锅盖,用锅铲子在锅里上下搅拌,不让粥汤溢出锅外,这样大约五六分钟时间,山芋粥就熬好了。

凉嗖嗖的冬日早晨,喝一碗山芋粥下肚,顿时浑身暖和起来。那种暖,一直暖到今天。

晒菜

□安徽黄山 崔志强

晒菜是冬天特有的风景,当绿色被朔风扫去,菜蔬们就开始华丽转身,变成晒菜在另一座舞台上俯仰低徊。

这其中当首推香菜。确实名副其实,香是贯穿整个制作、烹饪过程的,始终如一的。被霜染的青菜从地里收回来,就一棵一棵被摊放在太阳底下晾晒,开始吸收太阳的香季节的暖。然后洗净切丝,再晾晒,大半天就搁辣椒粉、蒜瓣、食盐揉搓,有的还洒黑芝麻,然后装罐腌制。香气就蕴蓄,就发酵,就累积,揭罐,一股香气是不可抑止抵达鼻翼,做锅仔底料,或是单炒,或是与豆干、腊肉等什么的比翼齐飞,那味道都是妙不可言的。

还有萝卜干,那也是冬天的特色菜肴。鲜嫩的萝卜从地里被拔回来,洗净切成萝卜丁,介于丝与块之间,晾在太阳底下晒干,然后搁上述作料搅拌入罐,香气也是大汇合,萝卜香盈瓶盈罐。做火锅底料、单炒、混合炒都是佳选。

再有一种是红薯干。红薯生吃焗熟吃均可,但它还有一种吃法,别有风味,就是晒成红薯干。红薯焗熟后切成条状,然后依次摊放在团箕或米筛里,日头晒成酱红色就可贮藏,装入密封的铁桶里或坛

罐罐里,就是一道平时的零食,可充当饼干面包之类的食物。那时很温慰我们的童年肠胃。就是现在也是人人爱之,商场超市就有包装精美的红薯干。

其实冬天里的晒菜远不止上面几种,而是百花齐放,宛如春天的景绽放在冬天的相册里。在冬天的丽日下你到室外走一走,特别是乡村,晒菜就成独特的风景,大晒具小晒具,圆的方的长的,有的扫净水泥场晒,有的就在自家窗台晒,有的干脆洗净就地在河滩的石头上晒,让你的目光应接不暇,让你的内心荡漾冬天幸福的味道,让你也嗅到那些晒菜的香,让你感到冬天的暖。

河里还有净洗的,满担的青菜,洗衣石上也堆满了青菜的白嫩身子,豆蔻年华般。净洗的人们叽叽喳喳,边洗边聊,仿佛心中充满晒菜的喜悦,劳作的劳累被赶得远远的。

地里还有收菜的,也是话语声不断,欢笑声不断,喜悦冲击着每一个晒菜人的心房。

虽然冬天收拢了一切色彩,虽然冬天塑封了许多香味,但晒菜却涂抹许多色彩,宛如打翻春天的颜料盒,将各种香味释放心间。

寂寥小雪闲中过

□南京 马浩

“征西府里日西斜,独试新炉自煮茶。篱菊尽来低覆水,塞鸿飞去远连霞。寂寥小雪闲中过,斑驳轻霜鬓上加。算得流年无奈处,莫将诗句祝苍华。”这首诗,是南唐诗人徐铉孤寂一人在家过小雪节气的感受。

诗人对生命的态度是豁达的,光阴匆匆如流水,逝去的时光是不会回来的,人与节气一样,不同时间节点呈现不同的状态。

小雪节气,气温在走低,冬雨在飘落的过程中,遇冷变作雪花,满天纷飞,却无法落地,落到地上,即刻融化成水。小雪时节的地气蕴含着温热,越冬的作物,依然保持着一丝生机。冬小麦在遥看里绿意茵茵,走到麦田的地头,麦苗青青,一垄垄的,如同孩童顶着的一头稀疏的茸发,在风中细细地

飘动着,像是要跑向远方。

蚕豆,蹲在地头,与小麦搭伴,蚕豆苗胖墩墩的,绿油油的,不为微风所动。沟边,有种叫菊花脑的野菜,一簇簇,一片片,墨绿的枝叶,顶着朵朵细碎的小黄花,湮没在寂寥的旷野里,像是造物主在小雪节气开的一个小玩笑。

河滩散步,芦苇早已被人收割了,剩下片片赭色的芦荻,竖挺着诸多无奈。昔日相伴左右的水鸟,已不知飞向何处,唯有成群的麻雀藏身芦荻之中觅食。河水细细地流淌着,映着河边东一簇、西一簇没有收净的细瘦芦苇。那簇簇顶着浅灰色芦穗的细瘦芦苇,头重脚轻,在风中摇晃着;芦叶已枯干灰白,风中,哗啦啦作响。

小雪节气,小鸟的身影不常见了,哪怕在旷野中撒开网,网到

的多是麻雀。麻雀跟人似乎很亲,与人相伴,却与人保持着适当的距离,时刻不放松自己的警惕,也不知麻雀的基因里这份对人的警惕性源自何时,这里边一定大有故事,不过,麻雀依然与人亲近。

过去,麻雀的窝就在屋檐下,茅草屋、瓦屋的屋檐总有缝隙,麻雀便在缝隙间做窝,冬天,田里的庄稼收割完了,吃的东西少了,一早一晚,便成群地蹲在屋顶,或者院中的树枝上,看到人撒粮食喂鸡,趁机飞落下来,与鸡抢食。

农人,白天没事找点事干,晚上,到邻居家溜门子,大家聚在一起,家长里短,看似漫不经心,说的多是世道人心。虽无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。”的风雅,却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5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